



新十六期

二〇〇四年五月

燕京學報

燕京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京學報

新十六期

主 編： 侯仁之

副主編： 徐蘋芳 丁磐石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丁磐石 王伊同 王鍾翰 伍福強

* 吳小如 * 林孟熹 林 庚 林 熹

侯仁之 * 夏自強 * 郭務本 * 徐蘋芳

張芝聯 張瑋璞 張廣達 * 程毅中

* 經君健 趙 靖 * 劉文蘭 * 盧念高

* 蘇志中 (* 常務編委)

編輯部主任： 郭務本

編 輯： 江 麗 李月修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五月·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燕京學報. 新 16 期/燕京研究院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5
ISBN 7-301-07160-4

I. 燕… II. 燕… III. 漢學-中國-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28410 號

書 名: 燕京學報 新十六期

著作責任者: 燕京研究院

責任編輯: 王春茂

標準書號: ISBN 7-301-07160-4/G·1038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 <http://cbs.pku.edu.cn> 電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17.375 印張 274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9.5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學報出版承美國哈佛燕京學
社資助。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Journal has been financially assist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目 錄

西羌在華夏民族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管東貴(1)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	何炳棣 劉 雨(21)
《尚書·酒誥》今釋	
——兼論周初禁酒之政治意義·····	陳公柔(59)
唐大明宮內侍省及內使諸司的位置與宦官專權·····	王 靜(89)
“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	
——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 ·····	劉淑芬(117)
《明儒學案·白沙學案》的文本問題 ·····	朱鴻林(157)
“史書”考·····	徐 剛(191)
克孜爾谷西的石窟寺院·····	魏正中(197)
玄言詩初探·····	顧 農(215)
唐翰林學士記事辨誤·····	傅璇琮(247)
王世襄先生的學術貢獻·····	傅熹年(261)

Contents

The Position of Western Qiang(西羌)in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 Xia(華夏)	Guan Donggui(1)
A Query to the Basic Thought of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He Bingdi(Ping-Ti Ho) Liu Yu(21)
A Study of the Chapter“Exhortation on Drinking”in the <i>Shang Shu</i> : Also o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Ban on Drinking in the Early Zhou Period	Chen Gongrou(59)
The Locations of Nei Shih Sheng(内侍省)and Nei Shih Zhu Si (内使諸司)in the Daming Palace(大明宮)and the Eunuchs’ Domination during Tang Dynasty	Wang Jing(89)
Tea, Medicinal Soups, and Tang-Song Daily Life	Liu Shufen(117)
Textual Problems in the “Baisha Xuean” Chapters of the <i>Mingru</i> <i>Xuean</i>	Zhu Honglin(Huong-lam Chu)(157)
A Textual Research on“Shishu”	Xu Gang(191)
Kizil: The Mona-Steues of Guxi	Giuseppe Vignato(197)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Metaphysical Poetry	Gu Nong(215)
Discernment of Erro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on Tang Period Imperial Academicians	Fu Xuancong(247)
Mr. Wang Shixiang’s Outstanding Academic Contribution	Fu Xinian(261)

西羌在華夏民族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管東貴

一 緒 言

中國民族的主體是華夏，“華夏”之名是在春秋（或稍早）時期逐漸地形成於中原地區的（參下註⑨）。在時間上這是中國歷史由封建制逐漸向郡縣制轉變的一個時期，不僅內部社會政治動盪，而且四夷交侵，致使整個中國缺乏安全感。在地理上中原地區是民族與文化的交匯區。在春秋以前，“華夏”的形成應該已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歷史。

美國歷史學家房龍（Hendrik Willen Van Loon，荷蘭裔，1882～1944）在所著《人類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第一章開卷前有一段話：“在北方的一個叫做斯夫茲約德（Svithjod）的地方的高處，有一座岩石，這座岩石高一百哩，寬一百哩。有一隻小鳥每隔一千年到這裡來磨一次嘴。到這座岩石這樣的漸漸被啄光的時候，永恒的歲月便過了一天。”在末句的後面，還附有一幅漫畫以示其意^①。這短短幾句話，把認識歷史長河的精神表達得淋漓盡致。反過來看，累積性的情形也是一樣。湖南張家界黃龍洞內高數丈的石筍即是如此。對一個民族之形成的歷史，也應作如是觀。

周朝崩潰後，因秦漢的統一事功，使“華夏”又擴大而搏成為“漢”族。

七十年前，傅斯年先生發表《夷夏東西說》^②。主旨在論述漢朝（含）以前，黃河中下游及淮、濟流域，有“夷”、“夏”東西兩族群長期交互爭勝，直到搏成為漢族為止。傅先生在該文“總結”中說：“夷與殷顯然屬於東系，夏與周顯然屬於西系。……同一系中，諸夏與周又不盡在一處，夏以河東為土，

周以岐渭爲本。周在初步發展時，所居比夏更西。……因地形的差別（按，指所謂“東平原系”、“西高地系”），形成（東、西）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政治組織，古代中國之有東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現象。”傅先生根據鳥生神話等傳說，認爲以商殷爲代表的東系夷族是源自東北、沿渤海南下的一個族群^③。

傅文是一篇以地理形勢爲論述背景的宏觀大作，對認識中國古代民族的發展史，有特別的啓示作用。但傅文發表後，好像還沒有人對有關問題繼續作深入的討論。其實，在傅文的啓示下，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文即是嘗試想對“西系”族群的來源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 西系跟羌人的關係

本文認爲“西系”的主要來源是歷史文獻上所謂的羌人。這可以“從幾方面的線索，作整體統合的理解”看出來。

1. 從文字記載夏、商兩族的源流上看

殷人跟羌人的衝突不但發生得早和頻繁^④，而且羌人是殷人最痛恨的敵人（按，甲骨文是殷人的記錄，祇能看到這單方面的情形），這可以從殷人以大量的羌人爲犧牲及殉葬的情形上看出來^⑤。爲甚麼殷人跟羌人之間的恨意那麼深？這一定有它的歷史背景。很可能是羌人向東發展，殷人向西發展，雙方衝突，長期以來，彼此視對方爲生存上的威脅。夏、商的衝突可能祇是其中的“近代史”。而建立夏朝的禹，正是源自西羌。《史記·六國年表序》：“禹興於西羌。”《集解》：“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義》：“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駝國，皆西羌。”

滅殷的姬周，也是源自西羌。周始祖后稷的母親爲姜原；姜羌爲一字^⑥，而《後漢書·西羌傳》第一句話就是“西羌，姜姓之別也”（按，《後漢書》這句話，可能剛好說倒了，實際上應是：“姜”爲西羌之別，即姜爲西羌的一支。參下）。在先秦文獻中屢見姬、姜互爲婚姻，傅斯年先生說：“周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話，則姬姓當是姜姓的一個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兩支。”^⑦其實這就是人類學上所謂的“偶族”（Moieté）^⑧。所以，姬、姜都是西羌這大族群中的

一部分，他們從母系時代以來就已是一個互為婚姻的“偶族”。

周克殷後，周人跟夏人逐漸形成為華夏的主體。再經數百年的文化涵化，殷人也逐漸融合進了華夏的核心^⑨。孔子是殷人的後裔^⑩，他曾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⑪文化的認同，反映了民族的融合。

周自東遷以來，政局動盪，致使四夷內侵。故諸侯間曾有“尊王攘夷”的運動，希望恢復周王的權威，重建安全保障。但政局的動盪是封建制的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動的問題^⑫，不是某個諸侯或某種運動可以挽救的。所以各諸侯只好自求壯大以自保，遂成戰國之局。在這數百年的動盪不安期間，有識之士逐漸體會到，要緩解內外交困之局，訴諸傳統的血緣意識所發生的內聚力比訴諸武力會更有效。因而塑造了一個天下一家的大家長——黃帝^⑬。黃帝思想跟華夏意識相結合，遂形成為再造天下大一統的意識。秦漢統一後，透過政治與文化的力量，使華夏的實體又一次擴大，而搏成為“漢”族。

2. 從青藏高原的地理背景及其周邊民族的分佈上看

青藏高原主要由喜馬拉雅及崑崙兩大山系組成，平均高度為海拔四千米（西藏平均為五千米，青海平均為三千米），這在一般地理教科書上都有說明。這樣的高度，空氣已相當稀薄。所以有人說：“到了今日西藏因高度關係，甚為寒冷，植物稀少。夏季較低的地方或有青草，可供放牧。不過在那兒空氣稀薄，氣溫變化甚為迅速，對於沒有習慣那種氣候情況的人，很不便於久居。”^⑭

然而，青藏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居住，這可由考古學上發現了舊石器文化遺存的情形上看出來^⑮。這裡的人是哪裡來的？《後漢書·西羌傳》說到秦厲公時“無弋爰劍”逃亡入三河間，當地（三河間）即已有土著民居住；而他（無弋爰劍）的子孫“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犂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⑯。所謂“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似乎即是指西藏高原。這是從文獻上所能看到西藏高原人口移入的情形（按，實際上應該是，無弋爰劍這一支羌人受秦國勢力擴張的影響，被逼退回青藏高原）。但這比考古學上發現的舊石器文化的主人在時間上至少晚萬把年。另外，還有人認為西藏高原是人類的發源地，逐漸向亞洲各地擴散^⑰。人類的起源雖有不同的說法，但西

藏高原在遠古時代已有人口向外移動的說法是值得注意的。

一般認為，現在的藏族是古西羌的後裔，他們有適合高原地理環境的特殊體質，能自稀薄空氣中吸取足夠的氧氣；那是在低海拔地區成長的人難以做到的。如果人類不是發源於西藏，其原始藏人是由外地移入，則他們的特殊體質應是由環境對原有體質的長期刺激引發的基因突變而形成的。這樣的突變所需的時間也當以萬年計。所以西藏高原有舊石器遺存，並不奇怪。

另外，青藏高原周邊的民族分佈情形，也提供給我們探討這問題的一些線索。《史記·大宛列傳》記張騫首次出使西域，欲結月氏共擊胡，然不得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又：“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⑧可見當時河西走廊一帶，靠青海高原這邊是羌，靠沙漠那邊是匈奴。又，《漢書·西域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⑨這是指在青藏高原的西北坡地附近，有羌人建的“婼羌”國，是“諸羌首帥”。他們原先歸附匈奴；武帝擊走匈奴後，他們又來歸附漢朝。婼羌國的羌人顯然是從他們的大本營青藏高原遷移來的。再看《後漢書·西羌傳》的記載：“河關（河關縣，屬金城郡）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可見青藏高原外東及東南入四川這邊也分佈有羌人。

上述記載雖然祇能看作是漢代的情形，但從整體上看（是指從文獻上以及從藏緬語系諸語群的分佈上看。參下），顯示青藏高原的原住民自古以來就有向近邊四週低海拔地區擴散的趨勢。

殷卜辭中有關羌人的卜辭俯拾皆是；但周克殷後，羌人之“羌”在先秦文獻中卻極少見^⑩。這並非羌人退出了華夏的歷史舞臺，而是換了名稱——戎^⑪；而且周東遷後，他們擴散的區域延及黃河中下游一帶。這種情形在《春秋·左傳》及《國語》兩書上表現得很明顯。

指民族的戎字在這兩書中出現有四種情形：一是單獨一個戎字（例見下）；二是戎字前加一區別詞，如犬戎、山戎、北戎、西戎、驪戎、姜戎之類；三是跟狄字連稱，作“戎狄”；四是諸戎。由“諸戎”一詞可看出戎的種落很多。不過，並非所有的戎都是指羌人；有些很明確，有些則難以分辨^⑫。

“戎”在東土，有兩種情形值得注意：一是他們跟華夏和秦的互動關係；一是他們的活動範圍。

戎人跟華夏和秦的互動關係，主要是和平與戰爭。這在《左傳》上有幾段文字記述了這種情形。襄公四年（公元前 569 年）所記晉國大夫魏絳的“和戎論”：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晉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又，襄公十四年（公元前 559 年）：

（晉國）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晉惠公，公元前 650 ~ 637 年）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居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誓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又，哀十七年（公元前 478 年）：

初，公（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②！

由上引襄公四年“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句，可看出戎人入侵，逼迫平王東遷以來，他們東向擴張的勢力，諸侯都有恐懼感。由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句，則顯示周東遷後，秦人勢力向外擴張^③，其東北側的戎人受秦人擴張的影響，被擠向晉國。由同段“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杜注：‘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按，‘四嶽之裔胄’，可能是他們受了‘華夏’文化的擠逼，逐漸成為如後世的土司）”句，則又可看出這段話中的“諸戎”是指“姜戎”，也即文化已“異化”的羌人。他們原住在“瓜州”（杜注：“瓜州地在今敦煌。”按，此處之瓜州，應不在敦煌，因為當時秦人只在甘、陝鄰近一帶。故此處瓜州之地望應是在晉之西或西南及秦之北或東北）。由哀十七年引文，可看出到春秋時期，戎人甚至竄入衛國，形成邑聚。黃河南岸，周東都洛邑附近也有戎人聚落^④。

戎人沿黃河流域東向擴張的情形，《後漢書·西羌傳》（頁 2872）有一段簡要的描述：“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⑤……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⑥，允姓戎遷于渭汭，東及轅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是時（按，指春秋晚年）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後來，秦國愈來愈強大，纔壓制住了戎人的擴張；秦漢統一後，這些東向擴張的戎人遂逐漸融入了華夏。

戎人不僅在黃河流域向東擴張，青藏高原東南的戎人也沿長江中上游一帶向楚國擴張。《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

選，將伐楚……。”長江中上游一帶的這些戎人（按，應是現代藏緬語系的祖先），同樣也在秦漢統一後，逐漸融入了華夏。

3. 從語言學及考古學方面看

對本文的研究主題而言，考古學與語言學是性質極不相同的兩個“面向”。從語言學的“面向”看，主要是從語言學家由語言分類所理出來的“語言系統”上看^⑧，從而可看出同系統中各支系現在的分佈情形，以及它們在遠古時代的“親緣”關係（參下）。從考古學的“面向”看，主要是從考古學家的“民族考古”研究成果上看，從而可看出考古發掘出的文化是屬於哪個民族的。在時間上，前者偏重現代，後者屬古代。

（1）從語言學方面看：

語言學家把現在的漢語與藏語列為同一個語族（family），即漢藏語族（Sino-Tibetan family）^⑨。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認為：“漢藏語族的主要分佈地是亞洲大陸的東南部——西起西藏高原，北至長城一帶與東北九省（按，即今東北三省）以及新疆，東南直至太平洋與印度洋岸。並且在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沿岸，或許還有一個小支。”^⑩

漢藏語族包括幾個語系：Ⅰ．漢語系、Ⅱ．侗台語系、Ⅲ．苗僮語系、Ⅳ．安南語系、Ⅴ．藏緬語系^⑪。其中藏緬語系的地理分佈情形跟本文的討論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語系的分佈也反映了民族的分佈^⑫：

1. 藏語群，包括：

a. 藏語：現代語言一般分作西部方言（以 *Balti* 與 *Ladak* 為中心）（按，在西藏西部內外一帶）、中部方言（以拉薩為中心）及東部方言（青康一帶。按，康即早先的西康）。

b. 嘉戎語與羌語：四川西部。

c. 俅語與怒語：雲南西南高黎貢山。

d. 喜馬拉雅方言：尼泊爾一帶。

2. 北阿薩密一帶的藏語方言：印度阿薩密邦北部，西起不丹，東至雅魯藏布江。

3. *Bodo* 語：印度阿薩密邦。

4. Naga 語：印緬交界的 Naga 山地，以 Manipur 爲中心。
5. Kuki-chin 語：印緬交界處，自 Naga 山地至孟加拉灣。
6. 山頭語（或稱野人語；西文有 Kachin、Ching-paw 與 Singpo 等稱）：西自阿薩密，經緬甸北部，東至雲南西部山地。
7. 緬語群：
 - a. 緬甸語：一般分標準緬甸語與阿拉干方言。
 - b. Dann、Kadu、Asi、Lashi、Maru、Hpön、A-Chang：滇緬邊境。
8. 傈僳麼些語群：
 - a. 傈僳語：四川西南，雲南東北。
 - b. 麼些語：金沙江一帶。
 - c. 民家語：雲南大理一帶。漢語的成分已經很多。
 - d. 西夏語：古代在甘肅一帶，現今已是死的語言了。有文字留存。
 - e. 僈僈語、僈黑語等：雲南西部。

根據上列藏緬語系的地理分佈情形，可以看出說藏緬語的人是以青藏高原爲中心，向東北、東、東南、南、西南及西部一帶擴散。如果連帶看前面說到的古代西域的婁羌及甘、青之間的羌人，則自古以來這種由中心向四周邊沿地區擴散的情形就更加顯示出它的全面性了。

語言學家之所以要從語言分類上去理出“語言系統”（即“語族樹”）來，主要目的是追尋它的源頭，以便了解它們“根、幹、枝、葉”之間的關係，也即歷史發展的關係。董同龢先生說：“因爲語言與語言之間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如果有人問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種語言，我們是沒法子回答的。說到人世間現在還用著的或過去曾經存在過的許多種語言，現在通行的辦法，是從他們的親屬關係來分類。所謂親屬關係，就是說：某幾種語言中有許多不能認爲偶合的相似之處，而從那些相似之處，足以推斷那幾種語言原來是或近或遠的從一個共祖分出來的。”^③語言上的這種現象反映了同一語族的人（語言同化者除外）必有共同的祖先。藏緬語系如此，漢藏語族也當如此。換句話說，漢族與羌族應有說同一種語言的共同祖先。

(2) 從考古學方面看：

在遠古時代，青藏高原有什麼民族呢？這就要從民族考古學上去求解了。雖然有人認為青藏高原是人類的發源地（參前註⑰），但這須有更堅強的證據來證明。不過，考古學家既然在這裡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文化（參前註⑮），則當時已有人居住。到新石器時代，這裡的情況就比較清楚了。

前面提到，在漢代，青海北、東及東南所謂“濱於賜支（析支），至乎河首”之地及其近邊，皆羌人的分佈地。然則，自新石器時代以來，這裡是否已由羌人盤居？我們看看考古學家的說法。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Anderssen, Johan Gunnar, 1874 ~ 1960）是對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奠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甘肅考古記》（1925）中把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分為六期：齊家、半山、馬廠、辛店、寺窪、沙井。後來，中國考古學家依據田野工作及研究成果，對安特生所定的這一文化序列，作了重要的訂補。尹達（劉燿）先生在 1963 年對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序列重作安排：“我們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一帶，作了相當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目前所知，這一地帶的原始文化遺存大體上可歸結如次：馬家窑文化、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寺窪文化和卡窑文化。辛店、寺窪和卡窑大體已經進入青銅時期了。……目前所知，它（齊家文化）分佈在黃河諸支流的渭河上游、洮河、大夏河和湟水中、下游的廣大地區；西至酒泉及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東南，南達岷縣，北及寧夏。……馬家窑文化接受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基本因素。……齊家文化是這一地帶在馬家窑文化之後的一種文化遺存。分佈地區和馬家窑文化大致相同。……它的房子的結構，著彩陶器的某些形狀和紋飾等方面，都顯然繼承著馬家窑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齊家文化的遺存中發現了銅器，出現部分合葬的墓，出現了石且；畜牧有了相當的發展；這說明它比馬家窑文化向前跨進了一步。……辛店文化，是黃河上游的沿岸、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沿岸部分地區的一種文化遺存。它晚於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居民的房子和齊家文化大體相似，是長方形半地穴的土屋。……寺窪文化不僅分佈在洮河流域，而且分佈在渭河上游。……卡窑文化分佈的地區，東至甘青交界的黃河沿岸，西至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西邊，南達黃南藏族自治州，北及海北藏族自治州。……寺窪文化和卡窑文化的相互關係，目前還不甚清楚，還有進一步探

索的必要。”^④

然而，這些有連續關係，而各代表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的主人是誰？尹達先生並沒有說明，也未作推測。1979年，俞偉超先生對這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1953年以來，大家又把青海地區極為發達的一種卡約文化從寺窪文化中劃分了出來。1956年，由黃河水庫考古隊在甘肅東鄉自治縣的唐汪川又發現一種‘唐汪式’遺存，它和辛店文化比較接近。……1957年，黃河水庫考古隊又在劉家峽水庫區找到了辛店疊壓在齊家之上的地層，不僅確定了齊家和辛店的早晚關係，而且動搖了過去認為辛店是從馬廠發展來的認識。此後又經過二十年的工作，大體上已可把甘青地區的原始文化定為：仰韶、石嶺下、馬家窑、半山、馬廠、齊家這樣一個序列。至遲從齊家開始，已進入青銅時代、父系家族制階段，其絕對年代經過近年以來碳十四的測定，大致為公元前2250年至2000年左右，即和中原的夏代大體相當而出現得略早。此後的辛店、唐汪和寺窪、卡約，則一般認為是辛店、唐汪較早，寺窪、卡約較晚。由於六十年代甘肅省同志……把寺窪以及與寺窪比較接近的卡約文化的年代，定在西周左右，從而就認為辛店、唐汪的年代當在商代左右。但是，青海省文物考古隊的同志近年在大通上孫家寨曾屢次找到唐汪墓打破卡約墓的地層關係。……所以（青海）省文物考古隊的同志認為卡約早于唐汪、辛店。有了這樣一些認識，再考慮這些文化分佈的地望，自然可以對它們的族屬，作出一些推測了。……現在，青海省文物考古隊經過大量的工作，又證明卡約文化是分佈在湟水流域及其支流的廣大地區，而以湟水中、上游為中心，最東只達到甘肅的永靖一帶。這就是《後漢書·西羌傳》所講的羌人聚居區。從這個地域範圍來看，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那裡的主要居民祇能是羌人，不可能是其他部落。青海省文物考古隊的同志把卡約文化推定為羌人遺存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總之，把安國式遺存、寺窪文化、卡約文化綜合起來觀察，它們相互之間的關聯和各自具備的特有的表徵，說明它們都是羌人文化，但已經形成為幾個明顯的分支。……由此看來，把齊家、馬廠，乃至上朔到半山、馬家窑、石嶺下文化，看作是羌人文明的前驅，是有道理的。”^⑤

後來，嚴文明先生從體質人類學及文化的觀點對這問題也提出類似的意見：“馬家窑文化的居民：青海西寧朱家寨與民和馬廠塬發現的分別屬於半山

和馬廠期的五十多具人骨，經鑒定屬於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他們在種族上同仰韶文化的居民沒有什麼區別，與現代華北人種也有許多相同之點（原括註：見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徵。按，指同書的條目）。甘肅和青海一些地方發現的陶塑人頭像或作為陶器附飾的人像，也多是圓臉，面部較平，顴骨較高，鼻梁較矮，像蒙古人種。有些頭像看來是披髮的。在甘肅作為馬家窑文化直接前身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陶塑人像也是披髮的。歷史文獻記載，古代的戎、羌都披髮。馬家窑文化居民已經養羊，而羌人的本義就是牧羊。所以，馬家窑文化的居民當是戎、羌族系的祖先。”^⑧

依據青藏高原地區高海拔的特殊地理環境，人口要從低海拔移向高海拔地區，並迅速有高度的文化發展，其可能性是很低的；人口的反向移動，並長期生活於低海拔地區，卻是無疑的。不管青藏高原的原住民是從哪裡來的，他們的體質一定是經過了長期的“突變”與“天擇”，形成了特殊的體質，使得他們能適合高海拔地區空氣稀薄的特殊地理環境。從這樣的觀點看，加上考古學家對遠古時代當地文化的主人是羌人的看法，更可以肯定，他們就是世居其地的原住民，即西羌族系的祖先。這跟從“語族樹”上（從根、幹，到枝、葉）所看到的發展情形，輪廓是一致的。

三 結論：羌人東移，“著地異化”

上面我們從文獻資料、語言學及考古學等方面，觀察了西羌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活動及發展的一些情形。從時間順序上看，由“文獻資料”所提供的信息正夾在“考古學”與“語言學”所提供的信息的中間。換句話說，這裡面包含了“遠古時期”（考古）、“歷史時期”（文獻）及“現代”（語言）三個疊壓的層級。如何利用那些從不同層級得來的信息去“拼圖”般建構本文主題所論（華夏民族的形成）歷史長河的面貌？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關鍵性工作。我覺得做這項工作，重點在“史前”，所以祇能統觀上面一章獲得的信息去對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情形作整體統合的理解。而且應顧到三點：第一是把那三個層級的信息安放到具有特殊地理環境的青藏高原這一基座上去，看它們在“地理”、“民族”與“文化”之間是否有層層相關的整體性。也即什麼人能在這樣的地